



輟

耕

錄

玄

1	曾	5
3		
3		





門 4 曾 5  
3  
卷 3

輟耕錄卷第七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知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





時人持法可以粥錢而吾長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  
乏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  
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  
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  
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  
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  
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  
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  
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  
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

乏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  
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鰲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  
重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  
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  
跨之石窪為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  
權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  
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  
無聲天地老兩宮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



無德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  
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秦  
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群闈言於徽宗召至以  
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  
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  
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  
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  
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  
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  
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時住持僧

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  
戒左右勿驚怖而締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  
為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  
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  
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徒今日得觀天日帝  
喜勅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  
其稱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  
金鰲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  
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  
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  
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  
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蒼鬱幽泉琮瑋若鳴  
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  
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  
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  
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  
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  
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

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  
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  
里人以爲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執張甚  
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派離他處識者  
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  
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  
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  
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肉子之曾大



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璫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一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心者矣內子之太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自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自明未久右自復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

因讀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一事誠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自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日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刺把都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鸞子而  
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窗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  
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  
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  
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  
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

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  
及天壽節太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  
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

淡紅色嬌

避者達

深紅色石薄方嬌

昔刺泥

黑紅色

古木蘭

紅帶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深綠色

助木刺

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

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土有白

馬思良底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上等深青色

你藍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

荊州石即襄陽甸子色變

黃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  
 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  
 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信因竊念  
 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  
 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  
 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  
 乃黃巢手瘞治為丸穴中穴置金用餘八穴金銀無  
 算生掇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  
 鄰家疑其為盜告其姊之夫嘗為吏者吏詢之嚴不  
 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



主一巨室悉以充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  
 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  
 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榻下  
 夕間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鏽  
 鏘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  
 大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  
 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為編氓所得  
 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  
 甲自以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為

貪婪妄求者勸

鴛衾

孟蜀主一錦被其濶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  
 作一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  
 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見時  
 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温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  
 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  
 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



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采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掛牌延客

工右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閣人不為通

刺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識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待士

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魯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為平章政事兼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諸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下品內王弟昭文館大



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  
 書魯不答薊公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  
 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  
 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白當詣政事堂及  
 出慚赧無入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  
 衣襤縷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擲掄之薊公復為入  
 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  
 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  
 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  
 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

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  
 是國家大臣言動頗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  
 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  
 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  
 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  
 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  
 教者也

雇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儉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  
 對開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



垢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白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

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兩核時橋四向為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



十五本二書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識尤可異也

課馬

俗呼乳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入客作飽食而已

鹹杓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杓子按齊

△杭音元木名出豫章汁可下藏果及卵不壞衣

民要術用杭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阜鷓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殼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子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鷓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遂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瀨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與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鞠信甫信甫曰殺父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達宦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



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  
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  
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生有難奴救脫之分內  
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  
命以佐燕乃憤誓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  
定來尅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  
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峩峩睢孽  
蔓乘兵塗昨膏國武乏興喑爾尸素營賄朋城弗典

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誓服倒授太  
阿兼以承天廓不白暑雨水網常淪隳綫絕罔憑胡  
為優徐倡治容倚市衿鬢妖驅之俾侑樂頰玉肆置  
無陵兢噤謳褫舞餘怒髮植鬚髻鉛為鋼刃劃膺載  
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恧啣愧死莫懲二儀磅  
礪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  
塍爾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響聲繩繩汗瀆流回清  
激蓋吳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  
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  
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城叛召官奴毛



惜情在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  
 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鬻之罵至  
 死不絕後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  
 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沐竟  
 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  
 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執焰熏天雖厚祿重臣我冠世  
 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  
 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  
 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

勸惜哉

志性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  
 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  
 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  
 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  
 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  
 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恠事竟不可  
 曉

粥爵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  
 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  
 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  
 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  
 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  
 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  
 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花赤卒不避譴斥力爭  
 以爲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赧

還金絕交

曹公克明鑑號以齋宛平人爲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

陽王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  
 啓封漫爾置篋笥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爲苦  
 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爲惠當奉送及取  
 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爲何  
 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  
 禮部尚書謚文穆

画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  
 時獲待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  
 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



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  
 着筆因取紙連粘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  
 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  
 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  
 裸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  
 為之果善

輟耕錄卷第七

輟耕錄卷第八

寫山水訣

黃子久散人 公望 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  
 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  
 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得其髣髴者正  
 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一派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執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潤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



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土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看雲來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原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眾峯如相揖

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為面臨筆之際始要取用

山下有冰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自然後著筆若無題自便不



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礮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礮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自此為之上品古人作畫習次寬潤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礮法春秋膠礮停夏月膠多礮少冬天礮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



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

△站社陷切斬  
去走獨去

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高峯頂為騰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主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冷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于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誦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滅之必噬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字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緝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安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

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弟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微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



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  
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  
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  
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  
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  
乃曰我意舉滕主蛟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  
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聞請之益堅遂  
入閣衆以藤藤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  
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噬枯藤驚鴉聲亂功收蔡翹  
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墨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

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  
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  
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  
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  
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  
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  
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  
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  
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  
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



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

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關節梯媒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相逆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無不待載。權執指薛卓為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軋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



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為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老苗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人陰鷲酷烈嗜  
斬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眾  
推以為長王事曰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  
有眾習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  
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  
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

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  
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  
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  
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  
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  
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統  
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  
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崖荅刺罕等無  
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  
然喜著斑爛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



過藤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  
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  
毯狀絕類天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  
之蠻盡繫瓠種屬曰猫曰狸曰獾曰狔狔狔字  
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  
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  
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  
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  
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士率幼者曰賴  
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火婦人艷而香

者畜為婦曰夫娘入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  
即刺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  
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  
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  
蕭亮員成來與敬歿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  
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則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  
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  
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  
杭苗將吳太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  
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



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爲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談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

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爲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爲之將若相者在



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  
 壞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他奇謀遠畧  
 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櫃而使尅犬羊耳  
 尚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  
 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實亦自取之也  
 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  
 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  
 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  
 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  
 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

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剝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知之何矣  
 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裡兒坊剏義  
 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  
 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看登庚申科仕至惠州  
 判官虔字弱齊俗謔為裡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色而答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實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

聶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王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等列王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

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咏胡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玉腴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蟹斷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乏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大師伯顏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本兒不花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

二曲以風之太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吾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為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鬢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為輕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左

再三磨問顯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温之瑞安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



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  
今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  
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  
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  
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  
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  
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龍見嘉興

携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  
龍掛盲風恠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  
太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一雜以萬瓦亂飛  
溪水直立入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  
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二里  
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  
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  
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八月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西柵口方掀篷，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栝碗，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憂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為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曆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往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僂孝姑反，戈下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

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由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為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浙省參政董公博霄字孟起，以各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



觴既恭且和然後取其<sub>十七</sub>所長而任之若畫公者可謂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二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輟耕錄卷第八

輟耕錄卷第九

文章宗旨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騷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此與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效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



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情深為木家  
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天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一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  
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  
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木廈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

乏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  
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  
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  
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  
序古今作序太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  
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仁  
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



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  
 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理揭  
 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全  
 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  
 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太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  
 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很跋其胡之義犯  
 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  
 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  
 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  
 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

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麻荅把曆

耶律文正至於星曆筮十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  
 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  
 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  
 制之小隙沉太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  
 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  
 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者漠北



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  
腸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尾能吐珠玉  
雜寶也右嬰啼聞木枝祇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  
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右西狩獲白麟至死意  
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  
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纜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  
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  
形體畢具也右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

△散與有同又子  
清日敗貝不肖  
混殺

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  
尾不可行也右八珍般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  
姚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  
麀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夫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奶子右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  
豕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  
牛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火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右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右

一面花子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太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輟即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西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墜馬得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臂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温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三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

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鑿者隸焉

磨堯鞦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堯鞦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浮休閣日集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



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白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

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感紅羅乳燕雅賞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醪淺斟低歌且酌酌從教一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鳴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恠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二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請先龍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

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執

杭州赤山之陰曰簫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  
 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  
 厨刀自割其執幾死眾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  
 不合偶問諸闍奴教以煨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字廷珪色自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  
 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為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  
 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

尤比于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  
 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婚啓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  
 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村  
 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  
 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傳延葉茂終日迫子用不欲子



鄧容俄而車蓋載止餼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  
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  
止黥髮雲散怡然無咨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  
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毋激念填膺寸晷  
是學不迫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  
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  
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  
當時爲入之父爲入之母親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  
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  
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

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賓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  
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毋安可繼乎齊  
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  
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  
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翥所撰墓銘有曰夫  
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  
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  
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



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出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二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謹言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

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古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  
曰獸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  
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鍤  
架上生灸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  
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割作事件而淹  
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入想之

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為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  
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  
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  
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  
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逃以告縣令令詰之  
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  
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次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  
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  
說云唐張茂昭為節鎮潁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



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入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葛從龍家世屠羊從龍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灋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為膳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登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

之饒把次婦人少女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自為兩脚羊趙與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干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為顯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不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



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壽延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忘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舟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

理志亦云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損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况後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間聞宗師全節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寄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禪五千  
 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歸大喜送翰林集賢嘗  
 所往來者表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  
 助教養浩虞脩誤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  
 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答之或  
 不能詳未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  
 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  
 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行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頗常怒氣  
 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  
 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  
 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  
 禮腹中之臍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  
 於人耶顧干載而下乃使入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  
 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鱸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  
 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螳螂名曰鸚哥蟹以有  
 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



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鯨鯢盈之鮪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鮪

火災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在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落水蘭亭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彞齋之物也彞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彞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曹川俞壽翁彞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權至昇山木風覆舟行李皆滄溺無餘彞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  
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  
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辱亦必死耳等死何自  
求早死之為幸因多食海蜆與冷水胎既落血上充  
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恠百出妻得寄疾宛若死者  
但只心骨微溫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窠任其  
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  
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請舅姑  
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為鬼矣曰妾以  
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

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臥榻已空始信  
之因問其詳曰妾為一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獄祠  
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  
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  
枷禁幽園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  
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  
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  
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敕故也急呼  
小郎妻問之曰適間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  
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為其妹夫金可大所殺



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為世之妬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

否吾衍問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冒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買印

淮海龔翠巖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鏹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曰木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



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塔顛箭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一矢著其上斡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目擊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二交貫橫且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鵲之巢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目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輟耕錄卷第九

此頁為輟耕錄卷第九的正文，內容極其模糊，僅能辨識出一些零星的字跡，如“御史”、“南臺”等，但大部分文字均因墨色淡或模糊而不可辨。

輟耕錄卷第十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五常寧不為御史不可滅入理吏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必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  
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國家初無定制  
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  
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曰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  
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  
儒者因此發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寢  
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  
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

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  
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先輩諧謔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  
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  
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  
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  
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夢弼嘗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曰嘗因



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搔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搔手弗答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太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地

丘真人

太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目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仙宗伯太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



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  
 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  
 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  
 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  
 慾莫生之情反科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  
 豎馬圍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  
 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  
 載之中成太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  
 金之政無怕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  
 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

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  
 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  
 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願窮理道冲德著  
 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  
 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  
 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  
 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  
 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  
 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



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其  
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  
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  
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  
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十日筆庚  
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  
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  
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  
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  
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

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  
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  
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下  
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還  
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  
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  
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  
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  
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  
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



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  
顏色樵頓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  
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  
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  
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久違兩  
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  
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  
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  
背實方率之故然又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

揚威德畧駐軍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  
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  
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九杖以非遥爰答來章可  
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  
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  
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  
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  
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曰問道以回紇叛親征  
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太略答  
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清淨之理上



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太宗師  
 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  
 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為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  
 八十至元己巳正旨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  
 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  
 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  
 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為福既  
 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墻壁上  
 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  
 完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

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  
 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  
 知道哉

南池鼃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  
 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  
 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二十八代天  
 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  
 上使入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克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骨鴈兒又新

赴辦官錢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贖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匆匆去鴛鴦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下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知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斬黃將由義興



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  
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  
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

鑿糟

俗語以不潔為鑿糟按霍去病傳鑿皋蘭下注以世俗  
謂盡死殺人為鑿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投徒以養母  
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各人士多與之遊至正  
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

天下雲擾所在悉痍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  
乙未秋杭破端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  
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  
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敢  
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  
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  
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  
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  
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  
字為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



所往來者擊鮮飫醲酣咏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鈞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

安張某萬戶闔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搥殺之初甚祕守關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



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為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為隊官陳某所掠舉君疑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字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昭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

而軍民為君持服為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矢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椀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為石及君出師識者已止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蒼子路行三軍之問夫邁卑古忠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



甲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  
 晒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為國太  
 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  
 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  
 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  
 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  
 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  
 害思良為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  
 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  
 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  
 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  
 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卻子曰克於先大夫無  
 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太小篆分隸  
 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収録題



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  
 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  
 里子山公夔夔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  
 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字為首先先生曰正如嬰兒  
 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  
 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  
 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  
 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釜為蓮花以  
 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  
 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  
 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  
 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  
 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  
 偓香奩集有咏屨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  
 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  
 後主官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



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冷宵娘以帛繞脚  
 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  
 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宵娘作也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  
 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  
 人相效以不為者為耻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  
 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迫  
 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冠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汗之三

玉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冠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  
 躍以長竿絡釣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冠退三玉  
 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  
 舟溯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  
 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  
 如此

鎖陽

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笋  
 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  
 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單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



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克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輓吝論三卦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譁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錢，轉象曰：傳于錢，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

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備作吝卦爻配之曰：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彖曰：吝，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太恩。



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  
 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  
 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大吝君子吉小  
 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  
 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  
 朋來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  
 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  
 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無咎也小  
 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  
 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

△編音綴五使曰巧言周書惟截善言編言

也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編卦曰編貞亨初吉終凶  
 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  
 言編或庶幾也終凶編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  
 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編君子以  
 求名于祿初九編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編又誰  
 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眾聽也  
 六三來其編酒食用事象曰來其編民取則也亨其  
 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  
 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編王用  
 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編受徵不羞



也終歲弗寧祗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  
論不包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論眾怒殺之何過也右  
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烏蠶戶

廣東采珠之人懸繩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繩  
船上人挈出之葬于鼃鼃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  
司名曰烏蠶戶蠶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故免時敬公  
戴卿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  
東帥府抄具烏蠶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  
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

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  
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  
數十故有午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  
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且為卿雞鳴為士  
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  
日昃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  
公七年天有午日人有午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太  
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



至甲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較耕錄卷第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